

钟表匠李师傅

□ 铁万钢（青海西宁，画家）



如果不是母亲的手表停下不走，我是不会上街去找修表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戴手表，时间在手机上显示，在手机上消磨。星期日上午9点多，我转了五六条街，终于在一个商铺的拐角处找见了一家钟表店。走近一看，钟表店布置在一楼狭窄的楼梯间，楼门紧锁着，小窗户的玻璃上写着“李师傅”三个字和他的手机号码。

窗口前，一个男孩已经等了一会儿。“叔叔，你拨一下这个号码，我没有手机。”男孩攥着一只手表对我说。

“是李师傅吗？我在您的钟表店门口。”

“是我是我，请稍微等两分钟，我正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”

不多不少，两分钟，李师傅掐着点儿乐

呵呵地来了。他看了看手腕上的时间，迅速打开楼门，随即右转身，推开了钟表店的小门。钟表店也就一米多宽、三米多长的大小。

李师傅坐到一个旧凳子上，一张旧木桌是他的工作台，台面右侧是一个小玻璃柜，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待修的钟表，台面上还有一些。

李师傅接过男孩手里的手表说：“换多少钱的电池？有10元、15元、25元的，一共三种。”

男孩说：“我爸就给了我十元。”

“十元的电池也能用一年时间。”李师傅打开表门，取出旧电池，就又接了一个电话：

“老马，你明天上午9点20来取，我再观察一下你的表。”

轮到给我换电池了，我向前挪了半步说：

“给我换最好的电池。”

“25元是最好的电池，用一年多没问题的。”李师傅说着话，已经打开了表门。

“这表还不错，是日本机芯。”李师傅用吸耳球吹了吹机芯。

我说：“这表是老太太的，表壳边缘的颜色已经磨没了，该换只新表了。”

一听我要给老太太换新手表，李师傅强烈阻止：“千万别换新表，老太太已经戴习惯了，你换成新表，她会很不高兴的。”

我很惊讶，李师傅的话竟然就是我母亲的意思。

换好电池，离开钟表店时，乐呵呵的李师傅又叮嘱了一句：“回去一定告诉老太太，你换的是10元钱的电池。”

土豆土豆，我是地瓜

□ 朱直尧（黑龙江佳木斯，职员）



土豆土豆，我是地瓜！

地瓜地瓜，我是土豆，听到请回答！

这是很多中国父子玩的一种游戏。一个躲在角落里，一个站在屋的中央，两个人就这样饶有兴致地呼唤着。我经常装作听不见，儿子站起来，跑到我身边，拽我的衣角：“爸爸，你应该回答我。”他笨笨磕磕略显夹生的普通话，还有他认真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。

时光荏苒，那个躲在角落里时不时冒出一句夹生的普通话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坐在我对面屋，安安静静地读书呢。他的世界再没了我们可以欢快的“土豆地瓜”游戏了。

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坐在老旧的书桌前，

弓着身子委屈了他。我从他的房门过，晾衣，浇花，晒晒菜板，看见他背影，驼着背，很吃力。但又不愿打扰，哪怕为他关上屏蔽噪音的门。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屋里两个人世界的人，有着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的话。

我是能看得开的，他考不上省重点高中我是能接受的。不吃学习的苦，就吃生活的苦。周日最后一节下课已经是晚上8点，我和爱人去接他。他出了教室的门，大个子晃悠悠的，高兴地冒出一句：“明天终于星期一了！”我们都知道他的感受，又都装作听不见。我真的没有啥更好的办法不让他补习。我不止一次告诉他，唯有好成绩才能不补习，一定要找到每门学科

的学习方法。我在这一点上只能引导他，利用午饭时间套话，不让他觉察到我在教授他作文，我想提升他的观察与写作水平。只有吃饭才能坐在一起，要么就讨论他不愿意讨论的成绩。尽管他学习已经很好了，但我们总苛刻于他。他甚至怀疑过是不是亲生的。他匆匆扒拉几口又去上学了，有时看着他吃过的碗发呆，有时望着楼下他走出小区的背影，又追随出很远，直到看不见才收回目光。

我想着那个土豆地瓜的游戏，怀疑怎么就突然长大了，长高了，一点意思也没有了，再不是屁颠屁颠地跑来拽我的衣角了，我们彼此孤独着自己，较着劲。